

巨蟒河

杨春田 著



巨蟒河

杨春田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A449502

内 容 简 介

这部长篇小说，描写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夕，我国农村一个山区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的殊死搏斗，塑造了以年轻党支部书记吕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英雄的高大形象。作品主题鲜明，情节生动，风格清新。这部小说，对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，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

巨 蟒 河

杨 春 田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1.25 字数：232千 插页：2

1976年5月第1版 197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1,260册

统一书号：10089·78 每册：0.68元

目 录

一	风	波.....	(1)
二	道	口.....	(17)
三	树	下.....	(33)
四	交	锋.....	(50)
五	警	惕.....	(70)
六	果	园.....	(87)
七	怀	疑.....	(102)
八	黑	话.....	(123)
九	灯	塔.....	(132)
十	算	账.....	(150)
十一	怒	吼.....	(166)
十二	准	备.....	(182)
十三	考	验.....	(201)
十四	支	援.....	(211)
十五	拦	马.....	(224)
十六	鼓	舞.....	(235)

十七	截	车.....	(256)
十八	揭	底.....	(269)
十九	帮	助.....	(283)
二十	血	案.....	(296)
二一	追	踪.....	(308)
二二	反	扑.....	(320)
二三	洪	峯.....	(335)
二四	红	日.....	(352)

一 风 波



笃！笃！笃——

口哨声尖叫着。一个膀大腰粗的小伙子，光着膀子，一身疙瘩肉被太阳晒得油光闪亮，他站在高高的白头山的顶峰上，使劲地摇着一面小红旗，就象挥动着燃烧着的火把，敞着嗓门大喊着：“喂！注意啦！注意啦！要向山下放石头啦！”他喊了一阵子，又把口哨叼在嘴里，“笃笃笃”地吹着。

山脚下，人声鼎沸，正在抢修一座拦河大坝。那坝体，象一道巨大的城墙，西起白头山，东接黑松岭，拦腰斩断了奔腾咆哮的辽河的一条支流——巨蟒河。此时，大坝两端红旗似火，人涌如潮，抬砂运石，热火朝天。在白头山的石崖上，在黑松岭的山坡上，到处都是鼓舞人心、激励豪情壮志的巨大标语：“立下愚公移山志，筑起大坝锁巨蟒！”“斩断巨蟒除灾害，誓叫山河换新装！”

巨蟒河，确实象一条粼光闪闪的巨蟒，在人们面前，奔

腾咆哮，大显威风。它浊浪翻滚，浪峰象一群群前拥后挤的羊群，似一峰峰列队奔驰的骆驼，冲击着悬崖峭壁，冲击着拦河大坝，发出雄狮怒吼、闷雷滚动般的声响。

巨蟒河发源于白头山以北的九龙山区。九龙山是由九座奇峰异岭组成。座座山峰缠云裹雾，是个多雨的地方。每到雨季，暴雨一下，巨大山洪顷刻顺着山谷奔流而下，势如苍龙巨蟒。流到白头山一带，更是水湍流急，巨浪排空，使白头山和黑松岭之间的峡谷，变成一片汪洋。多少年来，它给居住在白头山一带的人们，带来了沉重的灾难，使白头山、黑松岭和红梅坡之间的一片平川，变成了荒凉的河滩。人们只能给河水让路，把房屋建在高高的白头山的向阳坡上；人们只能在黑松岭和红梅坡开出一块块坡地、梯田。这坡地、梯田虽然不再遭受巨蟒河的侵袭，却是十年九旱。这东西山坡上的一点点土地，虽然都是劳动人民一镐一镐开垦出来的，在解放前，却一块一块被地主贾满堂霸占了。贫苦的劳动者，都变成了贾满堂的长工和佃户。每年收下的粮食，都装进了贾满堂的粮仓。那时的山区人民，头上压着三座大山，脚下缠着巨蟒，真是灾难沉重啊。当他们被地主老财吸干了最后一滴血，榨干了最后一滴汗以后，一具具骨瘦如柴的尸体，就常常被巨蟒河一口吞没，冲进辽河，流入渤海。多少孤儿寡母，坐在白头山的山坡上，望着翻着巨浪的巨蟒河，望着地主贾满堂的瓦房大院，擦着热泪，唱着一曲曲悲歌：

巨蟒河啊血泪河，
两岸穷人灾难多。

浊浪滚滚漫平川，

地主老财占山坡。

.....

解放以后，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。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被推倒了，然而巨蟒河还在继续危害着人民。自打解放那一天起，在山区劳动人民的心中，就已开始孕育根治巨蟒河的宏伟计划了。从互助组、合作社到人民公社，地处白头山下的登云大队党支部和广大贫下中农，几次提出了根治巨蟒河的方案。但是，由于受到右倾思想的严重干扰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，一直迟迟没能动工。

刚刚进入一九六二年，春节那天，登云大队党支部在县委的支持下，终于冲破重重阻力，把大队人马拉到白头山，开始了拦河斩蟒的战斗。贫下中农憋着一股子劲，一口气连续奋战了五个多月，眼下工程正进入关键时刻。人们恨不得一下子把大坝垒成。上工早来，下工晚走，有的连吃饭都舍不得停下手中的活计。

笃！笃！笃——

口哨还在尖叫着。站在白头山顶上的小伙子，还在扯开嗓门喊：“注意啦，别往这边走，要放石头啦！注意啦……”

在山顶上采石头，就是大喊大叫的这个小伙子的主意。这白头山顶，巨石累累，在山上搬搬抬抬，凑到一块，顺山坡向下一推，直接滚到离大坝不远的堆石场上。这样，就不必到远处去打眼放炮，开山炸石了。真是个多快好省的办法。

人们赞许地向山头望了望，又继续干活。一个四十出头的汉子，汗水淋漓，挑着两大筐砂石，一边向大坝上走，一

边高声数着快板：

同志们呀加油干，

手牵巨蟒上高山。

贫下中农志气大，

锁住龙王斗老天！

“说得好啊！来宝，再来一段！”有人高喊着。

“算啦算啦，也不看看是啥时候。”在坝上砌石的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，对刚才说快板的人喊道：“来宝，没听见山顶上喊？就要放石头了，还不注意点安全。你是想跟吕支书到医院去搭伙咋的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老七叔，你是‘一年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’啊！”来宝向那个老汉开着玩笑：“堆石场离大坝二百多米远，石头还会往你身上飞呀？”

人们一阵哄笑。被人们称作老七叔的老头子，动了动嘴，没有说话。等人声平息了，才对来宝说：“你也向吕支书学学，那真叫人打心眼佩服，可是你……冒失鬼……”他摇了摇头，又赶紧仰起脸朝山顶上喊道：“喂，石柱，小心点，下面没人了再放石头！”

王来宝还不放过他，又大声说：“你呀，也得向吕支书学学，出事那天，人家就象猛虎下山一样飞奔到你跟前，救了你。可你呢？”王来宝作了一个惊慌失措的动作，人们又是一阵哗然大笑。

就在这时，在白头山顶采石的几个小伙子，开始向山下放石头了。大石头就象一群群狂奔猛跑的烈马，由山顶上铺天盖地滚了下来。

刘老七马上指着山坡喊道：“你们看，看看吧，多玄乎，再不小心，早晚还得出乱子。象那天——”一讲起那天，他就脸色突变，心有余悸。

那是一天下午，在山顶上采石头的小伙子们，把石头堆成了堆，放在山顶上，下山吃饭去了。大坝上正在紧张劳动的人们，突然听到一阵隆隆巨响，就象一阵闷雷在头顶上滚过。

“不好！山上的石头滚下来了！”大队党支部书记吕强，大声喊着：“快闪开！快！快！”他一边喊着，一边催促大家赶快离开大坝。在坝上干活的人们，抬头向白头山一看，一块比抬筐还大的石头，正顺着山坡，连滚带跳地向大坝奔来。人们，被这突然发生的情况惊呆了，坝顶上发生了混乱。

“快！闪开！快闪开！！”吕强推这个，拉那个，人们很快跑出了危险区。

唯有刘老七跑不了啦。他为了在五六丈高的大坝上砌石安全些，在身上绑了一条“安全带”，用一根大手指般粗的麻绳，绑在腰上，将绳子的另一头，绑在一根铁棍子上，又将铁棍子牢牢地插在坝顶的石缝里。这阵他被绳子拴住了，想跑也跑不了啦。

“老七叔，快呀，快把铁棍子拔掉！快！”

“快呀！快！”

人们焦急地喊着。

刘老七双手拔铁棍子，拔也拔不动。又想去解绳子，更解不开。“轰隆隆”，大石头一跳几尺高，越滚劲越猛，径

直向刘老七冲去。

“老七叔！”吕强大喊一声，向刘老七猛冲过去。

“危险！危险哪！”

“强子！”

“吕强哥！”

大家一片惊呼，有几个人朝吕强奔跑过来。眼看一场大祸就要发生了。

吕强迎着隆隆滚下的大石头，象箭一样飞身扑过去，用力猛将铁棍子拔了下来，一手就把绳子撸掉了，然后将刘老七用力一推，使刘老七脱离了危险。可是，吕强已经来不及躲开了，大石头已经冲到了他的跟前。他急忙用手里的铁棍子，冲着石头用力一搪，“嘎”的一声，铁棍子被石头砸弯了，大石头跳了一下，吕强被撞倒了，石头碰在他的腰部。

人们马上围过去，一片痛心的喊声：“强子！”“吕强哥！”“你……”

吕强头上冒着汗珠子，吃力地用双手撑起身子，看了看已经脱险的刘老七，又向山顶上望了望。向人们说：“快，快上山……检查一下。”说完，就晕了过去，立刻被人们送进了县城医院。

这件事一直在刘老七脑袋里闪来闪去，他既感到可怕，更感到内疚。为吕强的受伤，他偷偷擦过眼泪。同时，他也为石柱的“冒失”，没少发牢骚。一看见石柱那半截铁塔似的影子，就唠唠叨叨地埋怨个没完没了。这阵，他看见在白头山顶上象发恨似的向下推着石头的小伙子，又连连地摇着头，叨咕着：“哎，这个楞头青，当初若是把石头放稳点，

哪会闹那场大乱子……”

“老七哥。”突然有人喊他了。刘老七转身一看，是党支部委员王勇庆奔过来了。忙说：“勇庆，我看这由山上向下滚石头，不是个办法，早晚要出大乱子。再加上石柱……”

“老七哥，我看你脑袋里还少根弦，为啥抓住个死理老不放呢？”王勇庆走到刘老七跟前，装上一袋旱烟，准备和刘老七细致地唠一唠。这两个人，岁数相仿，个头也不相上下，脸盘差别也不大。只是两人的头发完全是两样的：刘老七过早地扒顶了，从脑门至头顶，头发早脱光了，只剩下从耳朵根到后脑勺一圈头发。王勇庆却是满头硬发，只是开始黑白间杂，就象冬天的早晨在外面转悠时落上一层霜。

刘老七听到王勇庆又要批评他，不服气地说：“勇庆，那天刚闹出乱子，好几个人马上爬到山上去看了。一没发现牛，二没发现羊，更没看到一个人影，那石头还不是由于没放稳，自己滚……”

“石柱他们是把石头堆在靠近堆石场那边，为啥会冲着大坝滚下来呢？”王勇庆不慌不忙，望着刘老七，耐心地说：

“你没有调查研究，就怪石柱太冒失，当心上了坏人的当啊！”

刘老七还想争辩，有人在喊王勇庆，把他的话给岔过去了。

这时，王来宝凑到刘老七跟前，说：“老七叔，你别只看死的石头，不看活的人，老这样，你的脑袋也就变成石头啊。”

刘老七对王来宝，真是毫无办法。他看了王来宝一眼，

还真想起一句“回敬”的话来：“来宝，你这个人只会开玩笑，整天乐呵呵，没忧没虑，我看石头砸在你身上，也是个乐——”

王来宝笑着说：“我咋不乐？眼看大坝要修成了，我还能不乐？不过，”王来宝更凑近刘老七，“你说我无忧无虑，那是假话。自从修大坝，总有一些人吹冷风。就拿这水泥的事，我这个保管员，昨天晚上就半宿没睡着觉。派徐旺这个宝贝副大队长去弄水泥，昨天就该回来，可现在还没见着人影儿。”

“哎，这个徐旺！”王来宝的话使一旁早已急的不行的一个姑娘跺开了脚，她气愤地喊道：

“当初，水泥砂浆的配合比例，我们是经过科学计算的。他偏乱出点子，硬要超过规定，多放水泥。一口一个质量，质量。若不，水泥咋也够用了。”

姑娘约莫十八九岁，名叫翠华，急得脸通红，象被太阳久晒熟透了的苹果。浓浓的眉毛皱成了一条线，显出火烧火燎的样子。

这时王勇庆又过来了。他听到翠华的话，站住了。他感到这件事自己也有责任。当初，翠华为这事曾和徐旺吵个脸红脖子粗，“打官司”打到自己这里来。自己没能坚决支持翠华，认为多用点水泥，砌大坝更牢靠。当时上边已经答应再给拨三十吨水泥，所以也就含含糊糊过去了。现在想起来，这事办的失去了原则。便向姑娘说：“翠华，这事也怪我当时没顶他。”

翠华并不埋怨王勇庆，因为搞这么大的水利工程，他哪有

经验呢！自己虽然顶了一下，也没顶到底嘛。

正说着，砌大坝的人，用瓦刀敲着灰浆槽子，大喊大叫：“来灰，来灰！”

翠华听了象刀扎心似的难受。大坝工程要抢在洪水下来之前完工。这不仅是要截住洪峰，减少下游的水患，同时要提高坝前水位，然后在山坡上挖渠引水，用巨蟒河的水灌溉黑松岭和红梅坡上的梯田哪！这阵，梯田里的庄稼正在遭受捏脖旱呢！这巨蟒河大坝，是既抗涝又抗旱的工程啊！

想到这些，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向红梅坡方向张望，希望到公社去联系水泥的徐旺，能快点回来呀！

正在人们不断向西张望的时候，从南边通往登云村的路上，一个人正急匆匆地赶路。当顶的太阳，正在热劲上，晒得在路上奔走的人，头上直冒热气。他把上身穿的白褂子脱了下来，搭在肩上。脸上、胸脯上，都挂着汗珠子。两条腿紧捣蹬，踩的脚下一串黄烟。这个人，中等个，身体有点肥胖，从头到脚，看不出有啥特征，只是那双眼睛与众稍有不同：白眼珠很大，黑眼仁很小，二者不成比例，就象百货商店里卖的胶皮娃娃，看起人来，专用白眼仁似的。

离登云村不远了，肩上搭着白布衫的人向前一看，嘿，啥人把两件破衣衫扔在大柳树下了？小风一吹，那破衣衫抖来抖去，就象秋天谷地里吓唬鸟雀的谷草人，被风吹到地上了。

肩上搭着布衫的人，紧走几步，到跟前一看，原来是个大活人，四肢八叉地躺在柳树下睡大觉呢。这人睡的怪香的，用尖草帽把脸盖个严实，四肢伸开，上衣扣全解开了，露出

毛茸茸的胸脯，肚皮一起一落，打着炸雷似的呼噜。身边还放着一只血淋淋的黄毛兔子，一只手还抓着兔子的耳朵。再看看那双脚，穿着露了大脚趾头的破黄胶鞋，不知咋闹的，脚趾盖也踢破了。看到这双鞋，来者马上认出躺着的是谁了，便毫不客气地用脚踢了踢躺着的人。那个人叭嗒叭嗒嘴，翻动一下身子，还是照样睡得满香。肩上搭着布衫的人，更不客气了，弯腰提起黄毛兔子就走。

“兔崽子，你敢偷老子的兔子！这是老子从老鹰嘴里抢来的。”躺着的人，噌一下跳了起来，撸了一把毛茸茸的头发，握着双拳，眨巴着一双红眼睛，追了上去。

不怪躺着的人发火，他为了和老鹰争夺这只兔子，可费了好大劲了。在人们该歇晌收工的时候，他看见一只黑色老鹰在河滩上空盘旋。转了几圈以后，一头扎了下去，再飞起来的时候，爪上就抓着一只黄毛兔子了。鹰抓兔子飞不高，也飞不远，脚上穿着破胶鞋的人，决不甘心让老鹰把黄毛兔子吃掉。他弯腰拾起两块石头，瞄着老鹰飞去的方向，连追带喊，用手里的石头，不停顿地向老鹰开火。那老鹰飞飞停停，停停飞飞。脚上穿破胶鞋的人，却是马不停蹄，猛追猛打。那老鹰见这人没命地追，知道不是好惹的，为了逃命，终于把黄毛兔子扔下了。这样，这只黄毛兔子就成了穿破胶鞋的人的战利品。现在，居然有人从他手里把兔子夺走了，他怎能不发火呢！此时，他追上去就要抓那个人肩上的白布衫。那个人猛一回头，白眼珠一立，脚上穿破胶鞋的人，马上吓得往后退了几步，连忙点头哈腰地说：“啊，是徐大队长啊，我……”

原来，这个肩上搭着白布衫的人，正是登云生产大队的副大队长徐旺。徐旺两眼瞪着，吼道：“赖山，你小子二流子习气还不改呀！啊？为啥不去上工？”

赖山在解放前，走过大地主贾满堂的门槛，端过贾家的饭碗。他还在国民党军队里扛过一年多的大枪。为了闹点零花钱，一次趁着连长老婆梳头洗脸的机会，把人家放在洗脸室的一个金戒子偷走了。他怕人家追查，只好离开了军队，又跑回山沟里来。由于他历史不干净，自己又不争气，至今还是光棍一条人。他见了徐旺，就如老鼠见了猫，只好点头哈腰，嘻皮笑脸地回答着：“嘿嘿嘿，我追老鹰追乏了，一躺下就……徐大队长你是从哪来？”赖山称呼徐旺从来就把“副”字略去的，以示尊敬。

“算啦算啦，”徐旺不高兴地看着赖山，然后转身看看巨蟒河大坝，把手一扬，吼道：“走，赶快上大坝！”

“是是是。”

“今天有重要指令要传达，你要好好听一听！”

“好好好！”赖山答应着，红眼珠一转悠。

徐旺把黄毛兔子扔在地上，赖山急忙拾起来，跟着徐旺向巨蟒河大坝走去。

在大坝上干活的人们，看见徐旺回来了，都马上围了过来，七嘴八舌打听水泥的事。

王勇庆也忙迎上来，高兴地说：“老徐，大家都盼你回来呢！水泥联系妥了吧？”

徐旺的脸，马上阴了下来，叹了口气，从肩上把布衫拿下来，穿好，一边掏着香烟，一边看着大家，不肯说话。把

香烟点着以后，才说：“俺知道大家等急了，这两天不住脚地跑，把腿也跑细了。”

翠华急忙从人群后边挤进来，着急地问：“你倒快说，水泥拔下来了么？”

“水泥？”徐旺用白眼珠看了翠华一眼，说：“大坝也不用修了，还要哪辈子水泥！”

“咋？你说啥？”大家听徐旺这么一说，都大吃一惊，包围圈马上缩紧了，好象怕徐旺跑掉似的。有的人以为徐旺在开玩笑，可是，看看那张阴沉沉的脸，哪里是开玩笑？

“让大家都过来，山顶上的也下来，俺马上把上级的指示传达一下。”

“啥指示？你先说一说嘛！”

“对，先说一说。”人们着急地追问。

徐旺吸了口烟，说：“还是等人齐了再说吧，急个啥，反正马上就让大家都知道，不用急。”说完，徐旺就向山上喊道：“喂，山顶上的，快下来吧，下来开会！”

王勇庆感到有点奇怪，为什么有重要的事，不先在支部研究一下，就当众传达呢？便向徐旺说：“老徐，怎码事？要不要先开个小会……”

徐旺摇着头，说：“俺看算啦，反正大家都得知道。上级已经一榔头敲死了，没啥研究的。俺不加盐，不添醋，来个照本实发。”

在山上采石头的赵石柱，听到徐旺喊声，又看见大坝上干活的人起了堆，估计事儿不小，便带着几个小伙子，顺着山坡奔了下来。他们一边走着，一边将半山腰上的石头推下山